



刑警手记

梧桐私语◎著

之逝者之证

终结篇

如果你的朋友是犯罪心理专家，请珍惜他，因为他能触摸到罪案最深处的隐秘
如果你的朋友是法医，请善待她，因为只有她能聆听到亡者最后的声音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刑警手记

② 逝者之证 终结篇

梧桐私语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刑警手记之逝者之证. 终结篇 / 梧桐私语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08-4114-9

I. ①刑… II. ①梧…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3082 号

刑警手记之逝者之证. 终结篇

作 者 梧桐私语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114-9
定 价 32.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同林之鸟	001
第 二 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007
第 三 章	八月新娘	013
第 四 章	面具	019
第 五 章	之前之后	024
第 六 章	第二张面具	029
第 七 章	另一道密室	035
第 八 章	嫌疑人之困惑	040
第 九 章	阳光撒了灰	045
第 十 章	太后驾到	050
第 十 一 章	难解之局	056
第 十 二 章	倒映出来的真相	062
第 十 三 章	第二个自我	067
第 十 四 章	畅销小说	072
第 十 五 章	空巷	078
第 十 六 章	五仁	084
第 十 七 章	一个叫白杨的男人	090
第 十 八 章	灵感来源	096
第 十 九 章	空房间的记忆	101
第 二 十 章	失踪之由	107
第 二 十 一 章	催眠	113
第 二 十 二 章	因由	119

第二十三章	皮格马利翁效应	125
第二十四章	擅长概率的技术宅男	130
第二十五章	七天	135
第二十六章	猎犬	140
第二十七章	准妈妈的烦恼	145
第二十八章	“关门”弟子	152
第二十九章	乡魂	158
第三十章	两宗谋杀	164
第三十一章	十年	170
第三十二章	意外重重	175
第三十三章	峰回路转	180
第三十四章	时间的秘密	185
第三十五章	那些人，那年事	191
第三十六章	地狱召唤	197
第三十七章	使徒	202
第三十八章	道德底线	207
第三十九章	屠手	214
第四十章	隐形人	220
第四十一章	共同点	225
第四十二章	使徒	230
第四十三章	另一个张	235
第四十四章	继承者	241
第四十五章	了结	246
番外一		252
番外二		255
番外三		258
小剧场		260

第一章 同林之鸟

四月二十九日，叶南笙到青川市的第二十天。她拉着疼疼，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站着正和邢斌告别的龚克，今天是他们回临水的日子，龚克很奇怪地谢绝了关楚乘飞机返回的提议，而是拜托邢斌帮他们订了从青川到临水的火车票。

临近五一假期，火车站人山人海，站内送行的人很多，交通显得很拥挤，但叶南笙倒没这个感觉，因为邢斌和他身后几名干员的警服让周围的人流顺畅了一些。

邢斌拍着龚克的肩膀说：“放心，真有那个什么张的消息，我一准立刻通知你。不过……”他顿了顿，凑近龚克耳边，小声地又说，“龚克，张给你留的那张字条的意思，你真不打算和我说说？”

“因为我也没全部看懂。”龚克眼里划过一丝无奈。他没说谎，张的字条的确是写给他的，至于内容却很难懂，只有几个数字：03.11.13，数字后面是条长横杠，然后是两个汉字——临水。

数字的内涵他没参透，不过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张最后还是要临水和他碰面。确认了这点，龚克才决定不再滞留在青川，而是返回临水。

正在这时，广播发出最后一次通知：还有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请送亲友的尽快下车，没登车的抓紧登车。

邢斌很失望地拿肩撞了下龚克，说声“保重”后目送他们上车。登车前，

叶南笙想起什么，从车门处探头出来，朝着邢斌高声喊：“邢大队，记得我们的红包。”

列车准时起步，叶南笙坐在窗旁，不时有推着窄小车辆兜售货品的工作人员从身旁经过，需要她收脚避让。马上就到五月，窗外满满的全是绿意。龚克坐在铺位上看一本推理小说，作者是个日本人，叫东野圭吾。那是欧子行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在他的影响下，学生时代的叶南笙也一度相当推崇这位作者。她没想到，向来对文学作品兴趣不大的龚克，突然有了看小说的兴致。

不过她大致猜得出，龚克是在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们在傍晚登车，很快到了晚饭时间。叶南笙到他们这节车厢的车头位置叫回了疼疼。小姑娘正在和一个她才认识的小朋友玩，对方六岁，是个长得粉嫩可爱的小男孩。

疼疼和叶南笙做介绍说：“姐姐，他叫米杨阳，是我才交的男朋友。”

叶南笙错愕了几秒，接着就笑咪咪地拉着疼疼朝回走，“不错不错，搞对象从娃娃抓起，这事相当靠谱。”

吃过晚饭，疼疼又去车头找米杨阳玩儿，熄灯前，两个孩子约好了明天再见，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各自的铺位睡觉。

火车上的睡眠向来是不稳的，因为总有避免不了的声响。可出奇的是，叶南笙竟是一夜好眠，如果不是清晨那阵杂乱的声音，也许她还会再多睡一会儿。

声音最初从隔壁车厢传来，是突然爆发出的哭声，接着就有列车员持续不断的脚步声。叶南笙睁眼时，刚好有两名着警服的人从他们这节卧铺位前经过，而龚克已经坐到铺位上，也望着警察离去的方向。

叶南笙猛地清醒过来，她抹把脸，丝毫没压抑自己的声音：“不会这么邪门儿吧，走哪儿都遇案子？”

不过，好在这次不是命案，或者说得再精确些，人只是昏迷了，并没死。龚克他们的车厢是第十五节车厢，隔壁那节卧铺车厢是整列火车的尾

车厢，出事的是睡在这十六车厢一号下铺的一个中年男人。叶南笙他们赶到时，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正拿着听诊器在给平躺在铺位上的男人做检查。

受害者看起来四十岁上下样子，头发不长，肚子微微发福，就算是平躺的体位腹部仍然耸着一座小山。他眼神有些迷离，看起来神志还不清醒，医生模样的人问他几个问题，他也是张嘴半天回答不上来的样子。

“应该是机械外力造成的窒息，这人算是幸运，换个身体不好的，估计早死了。”医生模样的人起身，对身后等他结果的两名警员说。

其中一个警员拍下脑门，“都赖我，出门时候没听我媳妇儿的话，应该拜拜关二爷，这下好了，摊上案子了。”

另一个拍拍同事的肩膀，“好在没出人命。”

就在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哭泣的女人突然哎呀了一声：“我们的包不见了！”

“那个包多大，什么颜色，有什么特殊标志？”两名警员正打算问话，身后突然插来一句，他们齐齐回头，看到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正上下打量着这个铺位，他身旁还跟着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孩。

那小女孩也奇怪，她似乎不知道这是起凶手未遂的案子，还跑到平躺的男人身旁，一下下抚着男人的胸，像在给他说气一样。

“你们谁啊？”一个乘警没好气地问道。

在龚克表明了身份，并且身份得到临水方面证实的情况下，乘警自然很乐意地把案子交给了龚克，他也很快理清了案情的大概。

女人和被害者是对夫妻，长年在南方做生意，这次回临水是为了办点家事，除了男人差点被闷死外，物品损失就是他们随身带的一个包，据那女人称，包里除了她老公一台电脑和五万块的现金外，没有其他贵重物品。

“包不大，是个方形电脑手包，黑色，也不是什么好品牌。”女人这么说的时，一下下抚着男人的胸，样子看起来伤心得不行，“钱倒是无所谓，可是谁这么狠，要杀我老公？”

男人是天亮时被女人发现异常的，他当时头顶蒙着被子，怎么叫都不吭声，女人觉得不对，掀开被子，发现老公嘴唇青紫，鼻息已经很微弱了。

龚克沉思一下，问男人：“你还记得自己大约是什么时候遇袭的吗？”

男人摇摇头，由于口腔受伤的关系，他言语略显含糊：“记不清，天没亮，外面有灯，车停着，是个站。”

说这些话像消耗许多力气，男人猛咳一声，女人忙拿水给男人喝。就着女人的手，男人虚弱地继续说：“警察同志，钱丢了倒没什么，好在我人也没事，不过电脑里有我们公司很重要的资料，你一定帮我找回来啊！”

龚克没回答他，又问那女人：“这个车厢除了你们夫妻二人，还有就是隔了五间以外的另外几个人，他们说没听见什么，你也什么都没听见吗？”

似乎说到让她自责的事，女人拿来自己的手包，从其中取出个药瓶，“我最近睡眠不好，医生开了安眠药给我，昨天吃完我就睡了。我老公看着我吃的，是吧，老公？”

“嗯。”

龚克接过药瓶看了看，是佐匹克隆片，说明标注着治疗失眠症，处方类药物。他把药瓶递还给女人，然后对男人说：“放心，警方一定会尽量帮助你追回损失，找到凶手的。”

他折回自己的车厢，在车厢同车厢的连接处停下了脚，看起墙壁上的列车时刻表。根据上面的标注，昨晚夜间行驶中这列火车一共停站十一处，其中大站三处，小站八处。

“902，你没怀疑过是那人的妻子下的手吗？”叶南笙问他。

龚克目光没从墙壁上移开，同时回答叶南笙：“她是凶手，但并不是她亲手伤的男人。”

叶南笙赞许地点头，“她没那么大的手劲，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抓出帮凶。不过，如果他在下手之后已经下车了怎么办？”

“案件的时间区间应该在深夜两点至四点之间，嫌疑人应该是在十四

和十五这两节车厢乘车的人。他可能已经下车了，或者还留在车上，所以我们要做两手准备。”看出叶南笙的不解，龚克一边在手机上指指点点，编写着给戴明峰的短信，让他想办法支援，一边跟叶南笙揣测说，“这起谋杀的目标对象明确，就是被害人。凶手为了监视被害人，不会离被害人过远，所以十四和十五节车厢是最好的距离，我个人更加偏向十五。深夜在车厢走动，距离过远可能会遇到乘务员，暴露的可能性很大。至于时间，不需要我解释太多吧，人的生理倦怠期，在那段时间里人睡得是最沉的。”

解释完毕，龚克一条短信也编写得差不多了，准备发时，他突然放弃了，因为一个稚嫩的童声在他耳边响起，是米杨阳，他怯怯地说：“叔叔，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警察走了有一会儿了，何庆芳坐在卧铺上给受伤的丈夫削苹果。身旁传来一个童声：“阿姨，叔叔，你们别难过，我刚刚听爸爸说，害叔叔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现在好多警察叔叔正在抓他呢！”

何庆芳心里突地一跳。

“是……是吗？警察好能干……”她觉得强颜欢笑怎么这么难。

小女孩很快蹦蹦跳跳地走了，何庆芳借口去厕所，躲在车厢角落里打电话。电话接通得倒是快，她有些气急败坏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人没杀成也就算了，告诉你躲起来，怎么我听说警察都快找到你了，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在你身后。”厕所门从外面被推开了，一副锃亮的手铐摆在了何庆芳面前，“何庆芳，你的同伙张二民已经交代了你和他合谋杀害你丈夫的全部事实，警方现在要依法对你进行拘捕，请你配合。”

铁证如山之下，何庆芳很快交代了案情。其实很简单，何庆芳和她的丈夫原本是临水市的一对农民，后来去南方经商赚了钱。男人有了钱自然就学坏，何庆芳的丈夫同何庆芳提出离婚，这次返乡就是去办手续的。何庆芳不甘心自己就这么被抛弃，于是伙同远房表哥制造了这起谋杀案。

其实事前他们也是准备了两套方案，要么杀了人，何庆芳继承财产，如果杀不死，凭借她男人电脑里那些个艳照也能好好敲这个负心汉一笔。

谁知道天网恢恢，她那个表哥没按照计划的样子下车，所以阴差阳错地被两个孩子逮到了马脚。

火车停靠在临水车站时，疼疼和米杨阳依依惜别。

米杨阳说：“疼疼你可真厉害，靠看那个被害叔叔身上沾的一小块棉絮都认得出凶手的衣服。”

疼疼拍拍米杨阳的头，“你也不差嘛，是我我就看不出那个什么张二民只不过一个晚上行李就多了一个包。”

远处的龚克对叶南笙说：“照你这个教法，疼疼将来不会也去学法医吧？”

“有什么不好？”叶南笙扬扬眉毛。

只不过离开一个月的时间，临水的天空湛蓝了许多，清风拂面，这是个让人舒适的季节。龚克带着家人出了车站正打算打个的士，一辆黑色别克倏地停在他们面前，车窗滑下，露出一张好看的脸，“龚克老师，你可让我好等啊。”

看到童丹青那张脸时，龚克悟了，这世上，记者算得上是最缠人，也最阴魂不散的了。

第二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窗前摆着几个菱形花盆，里面三色堇开得正好，不是很名贵的花，但并不妨碍人们欣赏它的勃勃生机。

童丹青坐在二楼凸出的一块阳台上，这里能看得见门，她搅着杯里的咖啡，一边不时瞧瞧门口。

腕上的手表指针才过三点，楼下大门开了，顾长的身影出现，童丹青扶着栏杆朝他招手，“嗨，这边。”

以前进修的时候，龚克倒时常来这种咖啡吧，点一杯咖啡，坐在舒适的椅子上，读本书，一坐一整天。这间名叫 Corner 的咖啡吧和他以前去的那间不大一样，是两层格局，一层是些错落的卡位座椅，中间间隔着高大的绿色盆栽，靠近门的位置是整面墙的书籍。

沿着楼梯，他上了二楼，发现二楼比一楼的人还少些。童丹青选的位置光线很少，周围位置没人。他站在那里，顿了几秒，才无奈地朝女记者走去。

“做你们这行的，是不是都像你这么有毅力？”言语中带着无奈。

童丹青礼貌地笑笑：“没办法，再不坚持点，根本没机会堵到你的人。怎么样，喝点什么？”

龚克摆摆手，示意不需要。

童丹青是两个多月前找到龚克的，她的目标很明确，邀请龚克参与她

正在筹划的一个访谈类节目，龚克做嘉宾。但熟悉龚克的人知道，他不是个张扬的人，像上电视这类的事，他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想必童丹青也是知道这点，因此在坚持围堵龚克一个多月失利后，她改变了策略，去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同在媒体系统工作的，靳怀理的妻子阮立冬。

阮立冬怀孕近八个月了，她是个不太擅长和人说不的人，特别是面对和自己算得上熟的童丹青，不好拒绝又不好说帮忙，来来去去几次下来，靳怀理看不惯了，为了让妻子免受骚扰，靳教授很轻松就把龚克卖了。

“不答应也成，咱俩友尽。”套用时下很流行的话，龚克被靳怀理架上了台板。

“我这个人不是很擅长表达，如果你有其他人选，真可以重新考虑看看。”龚克抿抿嘴，试图在最后关头说服童丹青放弃。

童丹青微微一笑：“不用，戴队长说了，再没人比你适合我们这个栏目了。哎呀！”她捂嘴，“忘记答应过他，不提他的。”

记者哪是会轻易忘记事情的人，不过是当初的戴明峰让童丹青碰了不少钉子，女人记仇罢了。

龚克抿着唇，不得不接受事实。时间随着咖啡吧静默的轻音乐声流淌得倒很快，一小时后，童丹青就用简单的言语和龚克介绍了她所策划的这个节目的概况，倒没他想的那么烦琐，不过是类似电视台的一档法制宣讲的节目，唯一不同的是过程会涉及一些犯罪畸形的心理分析，龚克的作用就在这里。

“龚老师，其实你也不必紧张，因为到那时候的节目录制现场布置情况就和这家咖啡吧差不多，你就当我们在聊天就行了。”童丹青合上本子，宽慰龚克道。后者“嗯”了一声，心里想的却是，如果再把主持人换成那个傻丫头，我倒真不会紧张了。

因为童丹青后面还有其他安排，谈话结束后，两人在咖啡吧门口道别。

“龚老师，我们会尽快筹备好前期，包括准备和台里各项审批，估计第一次录制时间最迟就是两周后，到时我电话通知你。”童丹青朝龚克挥

挥手，随后钻进一辆黄色小跑里走了，这车刚停在路旁，看起来是特意接童丹青来的。

天气晴朗，夏天马上到来的时节，路上行人的衣着也开始单薄，天边出现火烧云，红红的很好看，有小孩子欢快的叫声从路边的冷饮店传来。

龚克的电话响了，看到名字时，他皱紧的眉头松了，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戴明峰来电。

戴明峰约龚克在就近的周记饼店见面，他比龚克早到了一些，买了两大盒芙蓉饼坐在位置上等龚克。

龚克到时，眼睛扫也没扫甜品一眼，直接说：“芙蓉饼没用。”

童丹青搞定龚克的时候，戴明峰收到了消息，同时他也知道了自己出卖同僚的事情已经败露，但今天约他来，并不全是负荆请罪。戴明峰干笑一声，不接龚克的茬，递了三张票到龚克面前说：“龚老师，道歉是假，找你帮忙是真，我妹妹遇到点麻烦……”

那三张是一部电影首映式的票，电影是一部青春爱情片，龚克本来不关心这些，倒是听叶南笙说过他们在一起后，似乎没有过正常情侣该有过的约会。他摩挲着手里极有质感的电影票，问道：“这个和你妹妹戴明妆有什么关系？”

戴明峰简单几句话就解释清了缘由，原来他不只有戴明妆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小他五岁的妹妹，在大学读的表演系，还没毕业已经接了几部戏，因为演技不错，外加长得漂亮，很快就有了名气。在去年末，她被邀请参演了这部宣传力度很大的电影。

“女一女二都不姓戴。”龚克扬扬手里的票子。戴明峰低下头，音调比最初低了几度：“他们公司让她改了名字，而且，就算公司不让她改，我爸妈也不让她姓戴了。”

她原本的名字该是戴明媚，春光明媚的意思，明媚是他们全家都宠着的小公主，只不过那是在她高考填报志愿之前。

戴明峰说，他父母都是思想传统的人，父亲退休前是一家国企负责技术的主任，母亲是教师。在父母的期盼下，戴明峰成了人民警察，明妆做了教师，按照他们的想法，似乎和明妆一样做名教师是个不错的选择，再不然，医生也不错。

可谁都没想到戴明媚会在报考志愿最后一刻改动了第一志愿，直到学校通知她去面试，戴父才知道了真相，压制未果后，戴父心脏病发进了医院，而戴明媚在父亲脱离危险期后依然揣着自己的所有积蓄，北上去了学校。

“所以后来她真考上了，你父母就和她断绝了关系？”生活中很常见的事情，猜起来不难，龚克替戴明峰说了结局，“现在可以说说具体是什么‘麻烦’了吧？”

戴明峰叹了口气，事情要从三天前明媚打给他的那通电话说起。当时他才办完一起案子，正打算回省厅报道就意外地接到了妹妹的电话，那是戴明媚的私人电话，轻易是没机会用的，所以他知道肯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

还真就出事了……按照戴明媚说的，自从电影杀青开始后续制作起，她陆续就接到几封恐吓信，内容不尽相同，只是意思大约说的都是：Min，如果你不滚出娱乐圈，会不得好死。

Min 是她的英文名。

戴明媚把这事告诉了经纪公司，公司安排了专人负责她的安保工作，那之后，她真再没收到类似信件。可谁知就在不久前，戴明媚赶完通告回家，才一推门，一个装了液体的瓶子兜头落下。里面装的是被稀释过的硫酸，幸好当时明媚的经纪人听姐救了她，不然以那个浓度来说，虽然谈不上毁容，受伤是至少的。硫酸瓶上没有指纹，监控录像竟也出奇地没发现什么可疑。

“然后是不是又收到什么信了？”龚克摆弄着手指。

“嗯。”戴明峰点头，“信上说，如果明媚不退出娱乐圈，在首映式那天，‘他’会让明媚不得好死。”

啪一下，手机在龚克手里转了个个儿，屏幕朝下，他说：“这种人身威胁已经可以立案了，安排警察布防就是了，干吗和我说？”

“龚老师，龚前辈……龚叔！关心则乱，明媚是我亲妹妹，我是部署了同事，不过你去了我不是安心吗？你那么火眼金睛的……”

龚克摆摆手，“我没空。”说完站起身来，快到门口时，他停下脚，盯着立在门口的周记新品宣传牌看了半天，才出声，“不过，吃点甜的，有力气了，兴许能挤出点时间。”

结果，那天归家的龚克因为甜食盒子过重，手臂险些给拉伤。

首映式就在第二天，下午五点钟，龚克和叶南笙去幼儿园接了疼疼，然后三人驱车前往现场。说到现场，叶南笙看了龚克一眼，然后两人会心一笑。那个地方对他们而言相当不陌生，正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的地方，位于临水中心城区的津港广场。

还记得上次去是十一，叶南笙第一次参与案件，被戴明峰轻视的那起碎尸案。

广场上的喷泉开着，变化的灯光混杂水花间，顺着最高那道水柱，龚克看到十一时候的广告牌被换了，记得那时是一男一女两个明星的代言宣传，此刻，一幅巨型的电影海报正从大楼十层一直蔓延下坠到三层上方。

海报走的是写意派，绿色基调在夜灯照射下少了点生机，但看得出上面画的是一只风筝飞在天空。风筝下面是电影的名字——《那年的风筝》，再下方的位置是主创名字，包括导演，男女主演，以及配角。Min是女一号，作为新人，这的确是个让人眼红的角色。

车位很难找，总算停了车，龚克去找戴明峰他们。人并不难找，就在十一层影厅后面的休息室。在那里，龚克见到了戴明峰的妹妹——戴明媚，而戴明妆和戴明峰也都在那里。

戴明媚比戴明妆漂亮很多，五官细致，脸形小巧，两人并肩站在一起，并不像对姐妹。戴明妆的心情似乎已经从分尸案里摆脱出来，她坐在戴明

媚旁，正说着什么，看上去该是在安慰自己的妹妹什么。

看到龚克来了，戴明峰给他们做完介绍就准备离开。离开前，戴明峰贴在龚克耳边说声：“龚老师拜托了。”

首映式前玩得最开心的就数疼疼了，别看她年纪小，已经开始追星，譬如这部电影的男一号宁程颢就是她非常喜欢的帅哥。小丫头嘴甜，没一会儿就要来了签名。

玩了一会儿，疼疼突然说去厕所，叶南笙和龚克打声招呼带着疼疼去了洗手间。

谁知去了才知道，这层的洗手间是人满为患。瞧着疼疼猛夹腿，小脸皱得紧紧的样子，叶南笙灵机一动。

找空房的工夫，南笙对疼疼做着思想工作，“直接尿地上叫随地大小便，咱这不是有盆吗？”说着晃晃手里的爆米花桶，那是她才花二十五块钱买的，电影院负责零食的售货员真是黑，只买桶还不行，非要买一桶爆米花。可她就要个桶啊！

长长一条走廊，房门不多，叶南笙推开一扇，看上去房间空着，她正准备喊疼疼进来，从房间那头传来的一声呻吟吓了她一跳。

叶南笙眨眨眼，眼前这个双腿盘在男人身上，被他抵在墙角一下下撞击的年轻女人她看着好面熟。